

热眼观世

祝福抑或歌唱（三章）

□钱续坤

这些文字有血有肉有温度，这些语句有情有义有深度——因为只要阅读这些文字，南湖的航船、延安的宝塔、天安门的红旗、三中全会的决策、不忘初心的坚守，似乎历历在目；因为只要默诵这些语句，南昌的枪声、遵义的讨论、西柏坡的誓言、春天传唱的故事、时代发展的强音，犹在耳边回响。

辉照大地

在熹微的晨光里，以虔诚的姿势默默地伫立，我热切的双眼深情地注视着东方，等待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等待万道霞光刷地染红那猎猎飘扬的党旗。那霞光来自南湖红船的渔火，来自井冈山上的星光，来自长征路上的篝火，来自延安窑洞的烛影，来自天安门城楼那声震彻寰宇的呐喊！那一瞬间，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红，那芸芸众生最耀眼的亮色，分明是劳苦大众心头涌向云端的热血啊！那光，那沧桑岁月最璀璨的希望，分明是中华民族身心得以沐浴的洗礼啊！同时也更真切地听到，那镰刀刈割的霍霍声，那铁锤敲打叮当声，时刻都在宣告：“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光，能穿透历史风云；辉，可普照世间万物。这光，发自《共产党宣言》；这辉，起于《国际歌》旋律。千百万英

雄儿女在这光辉中，树立理想，获取力量；他们列成方阵，举起右手，铿锵的誓言，不论是在战场还是在刑场，都不约而同地迸发出铮铮脆响。赤诚是这缕光辉的主色调，信仰是共产党员的主心骨。百年庆典，我们不仅仅要牢记江姐的视死如归、刘胡兰的大义凛然、方志敏的忠贞不屈，更要熟知雷锋的无私奉献、焦裕禄的实干爱民、孔繁森的锐意进取……这些优秀品德就像是魅力四射的光谱，必定映照过去，照进现实，照亮未来！

辉照大地，让生命超越时空而找到永恒的力量；辉照大地，让我们都能追随着光，靠近光，成为光，并且永不停息地散发光……

翻阅党章

正襟危坐。将红色的党章摆放在桌上，我扶了扶刚刚擦拭过的眼镜，开始字斟句酌地翻阅。



这些高度凝练的文字，仿佛一盏盏明灯，照耀着我们砥砺前行的道路；这些饱含哲理的语句，就是一个个航标，指引着我们前赴后继的方向。

这些文字有血有肉有温度，这些语句有情有义有深度——因为只要阅读这些文字，南湖的航船、延安的宝塔、天安门的红旗、三中全会的决策、不忘初心的坚守，似乎历历在目；因为只要默

诵这些语句，南昌的枪声、遵义的讨论、西柏坡的誓言、春天传唱的故事、时代发展的强音，犹在耳边回响。

其实，党章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她的体内奔跑着镰刀、斧头、闪电和雷鸣；其实，党章是一座坚如磐石的丰碑，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行动之绳、决策之纲，每个词语用在她的身上都是那么恰如其分。

翻阅一页页党章，如同翻越一座座大山。认知在一次次翻阅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灵魂在一次次翻阅中，从一个高度迈向另一个高度！

拥抱七月

用信念支撑革命的历程，用鲜血和汗水浇灌生命的美丽，七月，喷薄而出的太阳，热烈地照耀在神州的大地上。此起彼伏的激情，召唤着接踵而至的歌者，在普天同庆的掌声里，在鲜红党旗的飘扬和指引中，以无与伦比的强动力

度，推出百余年党庆豪迈壮美的主题。

道路坎坷，你穿越漫漫岁月，于腥风血雨中蹚出迢迢长途；世事沧桑，你冶炼铮铮铁骨，在刀丛剑林里挺起顶天脊梁。那是你巍然屹立的灵魂吗？那是永不褪减的鲜艳在猎猎作响，那是前仆后继的悲壮，在默默铺垫人世间的辉煌的辉煌。

被大风遍地传送，被嘹亮的歌喉永远颂唱，七月，我们不能不为你骄傲，你总用气节占据一种高度。你高大的身影，开始拥抱一个又一个绚丽如虹的日子；所有从容稳健的步伐，将在你的带领下，再一次勇敢地向前迈进一步。

浩浩荡荡的感恩，伴着和风清丽和谐的音韵，人间最宜挥洒才情的诗笺，在七月，在十四亿人民的注目礼中，倾诉肺腑深处最诚挚的祝福。

你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你拔节的姿势，在我的心中，永远是一位和蔼慈祥的母亲……

凡人一叶

夏锄

□路来森

中，就意味着一片荒草就要消失了。一柄锄与一片荒草，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一柄

夏日，田地中荒草萋萋。

于是，一柄锄，就插入了荒草之中。一柄锄与一片荒草，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一柄锄，是容不得荒草的存在的。一柄锄插入荒草之中，就意味着一片荒草就要消失了。

出坡，随身带一柄锄，这是夏天农人的一种需要，更是一种习惯。

来到田头，农人习惯于先在田头站一会儿。站着，瞭望一下眼前的这块庄稼地。此时，一柄锄，就拄在农人的手中；此时，一柄锄是站立的，顶天立地。一柄锄与一位农人，共同在瞭望眼前的土地。熏风吹拂，庄稼发出哗啦啦的声响，那么的清脆，那么的嘹亮，像是一阵阵快意的欢笑，于是，农人笑了，一柄锄似乎也笑了。一柄锄和一位农人，有着对土地同样的欢喜和热爱。

可是，当农人垂首，看到土地里的荒草时，就沉默了。于是，他就将一柄锄，插入了土地的荒草之中；于是，农人，弓下了自己的腰；一柄锄，也弓下了自己的腰。

我喜欢农人用一柄锄除草的那份情状。锄柄长长，握在两手之中，握得紧紧的。弓腰，用力，双臂后拉，身体微微向后一倾，力量透过胳膊，穿越锄柄，凝聚于锄头上，锄头上就发出清脆的“嚓嚓”声，于是，一片草，就随声倒下了。继续前行，往返地进行着这一动作，于是，大片大片的荒草就倒下了——倒在了农人的身后。

再看看农人的胳膊，青筋暴突，那份力度，很是让人震撼；那份力度，传到锄柄上，一柄锄会怎样？我推想，它一定是生发一份由衷的欢喜和雀跃的。因为，一柄锄与一位农人，是心心相通的。

夏日，农人喜欢裸背干活。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发现大滴大滴的汗水，顺着农人黝黑的脊背流下，顺着农人紫红的脸膛流下。汗滴，明净如珠，映着农人的容颜，映着庄稼的葱郁，映着天上的蓝天、白云。农人黝黑的脊背，则呈现出一种黑黝黝的亮度，他用这种亮度，照亮自己一段耕作的历程。汗水滴下，滴在锄柄上，滴在土地上，吧嗒吧嗒，砸得土地生生响，硬硬响。“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此种感受，对于一柄锄头，对于一位农人来说，其体会是最直接的，也是最深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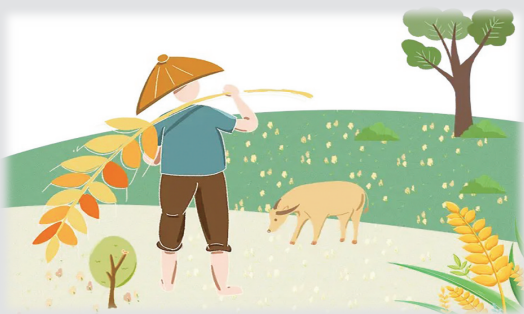
不过，农人也不会因为汗滴而生病；他知道，他是在用自己的汗水，浇灌一块土地，浇灌一块土地的丰收。

累了，农人就会歇一会儿。席地而坐，或者抓一把萎蔫的荒草，坐在上面；一柄锄，也要休息，就横放在农人的身边。燃上一支纸烟，一边吸烟，一边就回望看锄过的土地，或者倾听着周围庄稼地里发出的声响。回望锄过的土地，身后荒草倒伏、萎蔫，农人心中，一派欢喜，满是在自的欣慰和熨帖。静静地倾听，倾听土地沉重的呼吸声，倾听风吹庄稼的唰唰声，倾听此起彼伏的纷繁的虫鸣声，也许，还有一柄锄的默默的低语声。

休息的农人，手也不会闲着。他会随手从身边捡起一块石块，以之擦亮一柄锄头。缓缓地，动作很轻微，仿佛很心痛似的。直至，将一把锄头擦得锃亮，露出它明净的容颜。锄柄，也要擦，因为农人知道，锄柄上有许多“眼睛”，父亲的、爷爷的，甚至于爷爷的爷爷的……他们，正看着他，看着他他用这柄锄头，锄尽土地中的荒草。

荒草锄尽了，庄稼才能长得更好。休息够了，一柄锄头，就又插入了一片荒草之中……

年年岁岁，一柄锄头，陪伴着一位农人，总在荒草中，唱着自己的歌；生生不息，生生不息……



榴园·文学

七月的阳光

□杨丽雨

七月的阳光
漫过长江黄河
像金色的绸缎
铺满960万平方公里山河
那是信仰淬炼出的光芒
穿透百年岁月
依然炽热如初

还记得嘉兴南湖上的波光
被阳光染成燎原的火种
十三双手握紧的
不只是船桨
还是刺破长夜的锋芒
照亮东方的曙光

七月的阳光
吻过井冈翠竹
在枪林弹雨中
编织绿色屏障
吻过延河的浪花
把小米粥熬成胜利的希望
吻过西柏坡的土炕
将“赶考”的叮嘱
刻进历史的长廊

如今这光芒
洒在高铁飞驰的轨道上
洒在天宫闪耀的星辰里
洒在脱贫村崭新的屋檐下
洒在塞罕坝林海的树梢间
每一寸土地都生长着奇迹
每一缕光都在诉说
初心不改的传奇

七月的阳光
是永恒的火炬
点燃亿万颗心的赤诚
我们站在时代的潮头
高举金色的旗帜
续写着永不停歇的
壮丽诗行

玫瑰的倔强

□王心桥

孤芳自赏的玫瑰，把影子
投射在墙上，安静的它
被晚风吹得摇摇晃晃

在静默的时光里慢慢凋零
带着一滴贞洁的露珠
轻扰慢捻，它落在地上的
声响是它最后的倔强

在黄昏后的一片黑暗中
所有的无奈随风飘散
被风吹走最后，它丢下一片留存牵挂的玫瑰花瓣

欢迎投稿：
zzrbfk@sina.com



晓岸听汐 盛近 摄

生活放歌

□沈尚超

石上春秋：叩访石头部落

当钢筋水泥的森林在平原疯长，这个云端的石头部落，恰似一枚带着体温的胎记，长在大地母亲的额角，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坚固，从来不是钢筋铁骨，而是与山河共生的温柔。

石头部落的石屋令人惊叹！

夏风裹着榴花香，将我送至这座坐落于小山巅的石头部落。它像一枚被岁月磨亮的卵石，嵌在崇山峻岭中：南、东、西三面环谷，北面枕着连绵山脉。南面村门面对小山谷；西侧以窄壑为界，紧邻枣庄市最高峰翼云山；东侧山谷开阔，谷底翼云湖碧波粼粼。立于谷口仰望，错落的石屋如被巨手随意掣起的骰子，自山顶滚落至山腰，檐角挑着半抹斜阳，恍若推窗便能碰落满谷翠微。

距山亭城区仅数里的石头部落，沿山间公路驱车几分钟即到。村门外大路两边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参观者络绎不绝。青石板铺就的进村路泛着岁月光华，苔痕在石纹里渗出点点绿意。村落依山势而建，空气清新。大小各异、高低错落的石屋、石院，顺着不同走向错落分布；有的石屋分三四层，高十几米；有的仅一层，一人多高；有的房屋长度几十米，有的仅有三四米。许多石屋通过石墙、石桥、石楼和石廊相连，村中最高与最低的房屋地基落差达几十米。整个村庄依托地势，镶嵌着纵横交错的曲折巷路。先民将村子建在山顶，除因这里风水绝佳，更是为了抵御靠劫盗为生的土匪。

令人惊叹的是这些“会呼吸的”石头建筑：院墙由大小不一的石块随意叠就，石缝间渗出野蒿的芬芳；屋檐选材稍大，垒砌严整的缝隙中生出苍绿地衣，恰似时光按下的指纹。所有石料接合处不施灰泥，浑然天成。

最精妙的当数屋顶石瓦，由当地特有的天然薄片铺就，片片不过一指厚，层层叠作鱼鳞状，山风掠过便激起细碎清响，恍若远古先民的絮絮私语。这些古屋历经四五百年风雨仍巍然挺立，村畔炮楼全由顽石垒筑，棱角间箭痕犹在，宛若沉默老者守护着山民的晨昏。

在崎岖的村巷穿行时，潺潺水声始终相随。村落依山势坡度修了石渠，清水从山顶石坑跌落，经石井、石槽层层过滤，汇入村中的大石塘。有的小胡同坡度极陡，便修了石阶。清水自上而下潺潺流过，我们穿着运动鞋踏石阶向上走，水湿了鞋面，却感觉凉爽舒适。有的陡坡小溪里铺着磨盘，我们踩着漫水的磨盘，欣喜地跳跃而过。村中利用地势设了滑草场，许多儿童在此体验着速度与激情，欢笑声随风飘扬。老槐树的浓荫里，大水车吱呀转动，将谷底的泉水舀上石顶，清流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村中修了一道漂流渠，由青石板凿成的水道随山势蜿蜒。我们坐上橡皮艇顺流而下，两侧石墙忽而夹峙如巷，忽而敞成画框，掠过的不仅是苔痕斑驳的石壁，还有野樱探出头的粉艳、山雀振翅的影踪。至险处，水道在两块巨石间急转，飞溅的水花里，我看见远处的群岭忽然矮成浪涛，山谷中的村落如撒落的棋子，河流似线穿珠，只觉得惊心动魄又酣畅淋漓。

石头山的石头村里，树木却十分茂盛：有不少水桶粗的老槐树、榆树、梧桐树、杨树，树冠大而婆娑，

遮天蔽日，风来飒飒作响；也有许多小型树木，在路墙边、院子里展露独特的身姿，它们的根扎在石缝里。春天，满树槐花榆钱可采食；夏天，绿树浓荫蔽日摇山风；秋天，柿子核桃枣树结硕果；冬天，腊梅挺立雪中送暗香……

一些石棚、石墩、碌碡、石槽、石臼、石磨等遍布部落各处，某巷边还摆了特大的地排车。这些物件陡增了部落的历史厚重感和烟火气。想当年，这里每天必有鸡鸣狗吠、牛羊结队归栏的景象。

流连于石屋与小巷之间，顿生返璞归真之感。足以卸下城市繁忙带来的疲惫。逛村之时可以驻足远望，看群山逶迤，看谷内村庄、田林、路桥密布，可以去爬爬周围的山，或沐沐翼云湖边的风。许多靠近村外大路的古老房屋，加装了现代密码锁并进行内部装修，变身成旅馆。客人既能在清幽空气中休憩，又能推窗览景，或沿后门拾级而上逛遍全村，别具一番意趣。

傍晚，石屋的烟囱升起淡蓝的炊烟，与山谷里的岚气缠绵。我摸着石墙上粗粲的纹理，顿悟这里何以能抵御世间的喧嚣：每一块石头都刻着先民的智慧，每一道石缝都藏着自然的密码。当钢筋水泥的森林在平原疯长，这个云端的石头部落，恰似一枚带着体温的胎记，长在大地母亲的额角，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坚固，从来不是钢筋铁骨，而是与山河共生的温柔。